

萬古長空一片心

——從詩、文論朱熹與其業師之關係

林佳蓉*

〔摘要〕

朱熹一生的成就與思想的定位，乃是深受其師的影響。朱熹早期稟學於武夷之劉子翬、劉勉之與胡憲三位先生：劉子翬受予他《易經》復卦初九爻辭「不遠復」之三字符；劉勉之則為朱熹論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胡憲則告以「古人為己之學」，使朱熹在穎悟好學的青少年時期，即已發出對儒學精神的嚮慕。但是將朱熹的生命發展，規範在聖學的軌道之內者是李侗，朱熹在接受李侗的學問路數之後，即放棄雜學各家，而確立以發展儒學之道統做為其一生之職志。

本文從朱熹的詩、文以觀朱熹與其業師之關係，乃是希望越過一般論文多以《朱子語錄》與《朱熹文集》中的文章，做為探討的對象，意欲藉由詩歌之文學材料的擴充說明，與文章的延展證明，擴大加深此一論題的詮釋範圍與研究價值，使文字背後更多的真義與實相，得以彰顯。

關鍵詞：朱熹詩文、劉子翬、劉勉之、胡憲、李侗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

一、前言

「萬古長空一片心」，是朱熹求教於李侗期間，寓居於西林院惟可師之僧舍時，所寫的〈再題〉之詩句，原詩為：

古寺重來感慨深，小軒仍是舊窺臨。向來妙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¹

朱熹未見李侗之前，曾好佛老，從事於釋氏之說；自拜謁李侗之後，始棄異學，而歸向儒家之道。「向來妙處今遺恨」，是對放棄禪學似還殘留幾分的餘意，但是「萬古長空一片心」，朱熹已然定下決心，欲將生命投注於自孔仲尼以來，這片萬古長空的儒學道統，他將參與此一道統，繼承此一道統，其莊嚴的志意抱負，將淹掩過他曾有過的禪夢，即便這個夢曾時不時地出現在朱熹生命偶然的喂歎當中。

詩，是生命與情感的記錄，朱熹與其業師之間的感情，也必然留駐於朱熹的詩作當中。但是，向來研究朱熹與其業師的論文，多從《朱子語錄》與《朱熹文集》中的書信、行狀、記跋等探討之，朱熹相關的詩作僅略做提點補充，如此極易忽略詩歌裡所可能透發的，異於文章所表述的真相。因此本文將更全面地蒐羅朱熹與其業師之間相關的詩、文，考察彼此之間的關係，感情，思想學問的繼承與轉折，由朱熹的詩與文統觀朱熹與其業師之關係，當可更深細讀出朱熹生命底層的心理圖景，朱熹的志意與懷抱。

二、朱熹與劉子翬、劉勉之、胡憲三位先生之關係

朱熹向其父朱松（西元 1097-1143 年）學習的歷程，在他十四歲那一年劃下了句點。朱松於高宗紹興十三年三月溘然長逝，臨終時，將家事託付予好友劉子羽；而朱熹的學業，則交付給劉子翬、劉勉之與胡憲三位先生，朱熹於〈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公行狀〉中云：

¹ 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文集》、卷 2、頁 92、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0 月。

晚既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之色。手書告訣所善胡公憲原仲、劉公勉之致中、劉公子翬彥沖，屬以其子，而顧謂熹往受學焉。²

朱熹又於〈屏山先生劉公墓表〉中云：

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³

朱熹自幼雖已是一位秉賦優異的孩童，但是十四歲的年紀，畢竟還是太過稚嫩，一切未為具足，故而，朱松所做的安排，實是關乎朱熹生活與學習上重要的延續。朱熹遵從父親的遺命，稟學於三先生之門，開始他人生另一段學習之旅。

（一）劉子翬

朱熹師事三位先生的時間互有長短，以追隨胡憲先生為最長久，次為劉致中先生，最為短暫者為劉子翬先生，但是朱熹與劉子翬先生的情感則似乎最為摯厚。

劉子翬，字彥沖，號屏山，崇安人，是少傅劉子羽之弟。生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西元 1101 年），少負奇才，卓絕於同儕之上。其父忠顯公於靖康之難時殉節，因服喪過哀，而導致羸疾。後主管武夷沖佑觀，居家於潭溪之畔，有園林水石之勝，俯仰其間，體玄味道，歌詠自適，盡棄人間俗事，自號病翁。高宗紹興十七年（西元 1147 年）卒，享年四十七歲。

劉子翬因受朱松所託，對朱熹的教育也格外的用心。朱熹於〈屏山先生劉公墓表〉中云：

時先生之兄侍郎公（指劉子羽）尤以收卹孤窮為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於

2 《朱熹集》、《文集》、卷 97、頁 4982。

3 《朱熹集》、《文集》、卷 90、頁 4585-4586。

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⁴

劉子翬待朱熹非常親切，而教示期許的均非常人之事，這點可以從他給朱熹的命字祝詞中看到，其於〈字朱熹祝詞〉中云：

冠而欽名，奧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言而思茲，動而思蹟，凜乎惴惴，惟曾顏是畏。⁵

這是劉子翬服膺儒家的典訓，教育朱熹作為一個君子，首應先「慎德」，宜如湯之〈盤銘〉所言，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⁶在修德、行德上不可略有間斷；並期望能夠樹立有如曾子、顏回一般的人格典範，「惟曾、顏是畏」，是以曾、顏為標準，畏其二人之達至，而畏己之不至。也就是說，劉子翬一如朱熹之父朱松，也是以做為一個儒者來期勉朱熹，期勉他能成為一代的大儒。但是值得玩味的是，劉子翬本人的性格，趣味，志向，也不在以經世濟民為安身立命的儒業上，而是趨近於佛道的超世思想裡。他自二十七歲父親忠顯公死節服除之後，便只擔任祠官的工作，朱熹形容其生活的樣態是：

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⁷

又〈跋家藏劉病翁遺帖〉云：

4 《朱熹集》、《文集》、卷 90、頁 4586。

5 《屏山集》、卷 6、頁 402-403、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 73、別集類第 1134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6 《禮記》〈大學〉、卷 60、頁 984、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7 《朱熹集》《文集》〈屏山先生劉公墓表〉、卷 90、頁 4586-4587。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力，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⁸

「盡棄人間事」，「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這是修道者的生命情調，絕不是一位強調外王事功的儒者形象。朱熹亦言其師有「靜退之風」。⁹劉子翬這種擁有佛道的本懷，而兼具儒者的心理，融合儒釋道三者的思想，在最後一次教育朱熹時，以著平和，誠篤與慈愛的心情告訴朱熹：

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為言之，汝勉哉。」熹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歿。¹⁰

又，朱熹於〈跋家藏劉病翁遺帖〉云：

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而熹竊窺觀，見其自為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始為開示為學門戶，朝夕誨誘，亶亶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甚喜，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亦重，至為具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亡餘。¹¹

這段警策、了解、溫善的話，令朱熹觸摸到入道之門的帷幕，但仍感到朦朧。這

8 《朱熹集》《文集》〈跋家藏劉病翁遺帖〉、卷 84、頁 4340。

9 《朱熹集》《文集》〈書屏山先生文集後〉、卷 81、頁 4186。

10 《朱熹集》《文集》〈屏山先生劉公墓表〉、卷 90、頁 4587-4588。

11 《朱熹集》《文集》〈跋家藏劉病翁遺帖〉、卷 84、頁 4340。又，文中「教詔」應為「教誨」之誤，見《朱子大全》《文集》、卷 84、頁 18。

是一段令人動容的師生聚處時光，由「病中無可語，幸吾子之來歸也。」知劉子翬得見朱熹時，其欣喜之情是溢於言表。而朱熹「日奉湯藥」，也顯現他對劉子翬的敬孝似如侍奉其父一般，這是二人在情感上的共鳴相契，如果將之對比於其他二位先生——胡憲與劉致中，朱熹與這二位先生的感情，在文字上所表達者則顯得略有距離，而未能如此親切投合。此外，這段文字還透露一個人思想之內在實際與外在表發之間相迥異的問題。劉子翬開始時，也如一般的長輩期許朱熹能登科入仕，成為從政的人物，這是儒家千百年來「學優則仕」理所當然的出路。但是朱熹卻仔細的觀察出：劉子翬本人的內在傾向，志趣，並不在舉子一路，而是接近於「禪衲」，故有以問。被看破實情的劉子翬，欣然為朱熹開示為學門徑，其要在「不遠復」三字。「不遠復」三字語出《易經》復卦初九爻辭：「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又，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¹²此語意指：人有過失，若能在失之之始，有所覺知，即復而悔反，就無大悔，吉。這是一段談修養的工夫。如何能「不遠復」，劉子翬〈復齋銘〉云：

大《易》之旨，微妙難詮，善學《易》者，以復為先。惟人之生，咸具是性。喜怒憂樂，或失其正。視而知復，不蝕其明；聽而知復，不流於聲；言而知復，匪易非輕；動而知復，悔吝不生。¹³

劉子翬將《論語》中孔子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¹⁴之道德工夫論再加以引申，「不遠復」，就是要在平時日用間，處處時時提撕那個覺心，而使之能復。朱熹於〈晦庵〉一詩中也特言此教：

憶昔屏山翁，示我一言教。自信久未能，巖棲冀微效。¹⁵

12 《周易》、卷3、頁65、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13 《屏山集》〈聖傳論十首〉〈顏子〉、卷1、頁373。

14 《論語》〈顏淵〉篇、卷12、頁106、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

15 《朱熹集》《文集》、卷6、頁282。然而郭齊於《朱熹詩詞編年箋注》卷6、頁606（巴蜀書社，2000年），此詩下的注釋則認為，詩中的「一言教」是指〈字朱熹祝詞〉中云：「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映。」的「晦」字。但是就朱熹與劉子翬之相關詩——如〈復齋偶題〉、文以觀，「晦」字之教，實不若「不遠復」重要，

講的即是「不遠復」之教。劉子翬所引用的雖是儒典的訓示，但卻是雜揉佛家的工夫在其中。

劉子翬曾在一首〈病中賞梅贈元晦老友〉中，表達出他對朱熹深厚的情感與期待，從「病中賞梅贈元晦老友」的「老友」一語中可知，他直視朱熹為同輩詩友看待，因為他感受到這一位十幾歲的青年，有著與眾不同的心志，朱熹所要了解的不是世俗的成敗法則，而是驅使生命更臻圓熟的普遍法則，他渴望如師如父的劉子翬的點化，劉子翬感受到朱熹那份尋求解悟的渴望，而欣然教導，詩云：

梅邊無與談，賴有之子至。荒寒一點香，足以酬天地。
天地亦無心，受之自人意。韜白任新知，風味要如此。¹⁶

「荒寒一點香，足以酬天地」，梅花之香，足以酬謝天地的存在，而能感受梅香之有無的唯有人，也唯有人之覺性覺知，了知宇宙進行的法則。因為天地無心，唯人有心，有心有覺之人，方可使天地之存在成為一個被覺知的存在，否則只是一自然的存在而已。故天地間最尊貴者乃是人之覺性，故云「天地亦無心，受之自人意。」劉子翬把朱熹視為可以繼往聖與興絕學的唯一道脈，因此為朱熹「具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亡餘。」由是可知劉子翬對朱熹的期望有多深了。

（二）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號白水，又號草堂，生於哲宗元祐六年（西元 1091 年），卒於高宗紹興十九年（西元 1149 年），年五十九歲。朱熹早年師事的三位先生中，就《文集》裡的收錄而言，以關於劉勉之的資料為最少，或許因他身兼朱熹之恩師與岳父雙重角色的緣故，令朱熹難以下筆。但在朱熹《文集》卷 90 所寫的〈聘士劉公先生墓表〉裡，仍可見劉勉之對朱熹特有的關注。劉勉之亦是以教育朱熹成為一個儒者的方向來進行他的指導，朱熹云：

故本文將「一言教」，解為「不遠復」之意。

16 《屏山集》、卷 14、頁 472。

熹之先君子早與先生遊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為寄，且戒熹往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為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既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為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¹⁷

就此文而言，劉勉之對朱熹的教育，也是「為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而且朱熹在其所著的《四書集注》裡，引用了三條劉勉之的解說，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3云：「朱文公集注引劉聘君說者三。」¹⁸這三條解說當是劉勉之早年教誨朱熹時所留下的記錄。雖說劉勉之教育學子時，多用儒典；而其本人也曾在太學讀書時，不顧時禁，而陰訪伊洛程氏之傳，於深夜舍生皆熟睡時，探篋解袂，下帷燃膏，潛抄而默誦之。¹⁹此實乃一儒生刻苦勵學之身像。但是劉勉之所嚮往者，還是偏向釋道一路的修為，劉子翬在一首「寄茶與二劉」中說：「大劉談天紫髯張，小劉逃禪清興長。」²⁰大劉指劉勉之之兄劉致端，小劉即是劉勉之本人，二人都是好談玄理的高士，朱熹也形容他：「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²¹這是如隱者長沮、桀溺耦耕般的生活，且其一生未曾真正入朝為官，多閉門高臥，造養身心，故以隱者視之較之以儒者視之更為恰當。這裡有一個有趣的矛盾現象，即：朱松、劉子翬與劉勉之對朱熹的教導，是一種儒式的教育型態，但是他們三人的心性，其實是傾側於做為一位隱者高士；他們並不積極投身於科舉仕途，卻希望朱熹成為一個舉子；他們吟哦詩歌，置身於田野山林之中，過著清澹素樸的生活，但在言教上，卻不以此做為教育朱熹或子姪的最高指標。這兩重因在「自」、「他」身上的不同，即產生變異的價值期待，卻又統合存在地表現出來的矛盾現象，實是南宋一些知識分子一種特殊的心理現象。

17 《朱熹集》《文集》〈聘士劉公先生墓表〉、卷90、頁4615。

18 見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劉聘君〉、卷3、頁160、廣文書局、1968年1月。

19 因當時蔡京用事，禁止士人讀元祐諸公之書，程氏書亦在禁讀之列。見《朱熹集》《文集》〈聘士劉公先生墓表〉、卷90、頁4613。

20 《屏山集》、卷12、頁454-455。

21 《朱熹集》《文集》〈聘士劉公先生墓表〉、卷90、頁4614。

（三）胡憲

朱熹早年師事的三位先生，在他的心中各佔據不同的情感與記憶的位置，劉子翬對朱熹而言，是恩師，亦是慈父，朱熹與他相處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三、四年的時間，²²但是朱熹與他的情感卻是很深，從他們的對話與往來情形，可以清楚看到二人和合親摯的情感。而對於劉勉之先生，朱熹則是敬重多於親近，在所見的資料中，二人的往來裡，似乎略帶著一點距離，朱熹並未如侍奉劉子翬般的貼近彼此的心靈。致於胡憲先生與朱熹的感情，則是較為複雜起伏，朱熹曾一度誤解胡憲的為人，而表達出強烈的不滿。

胡憲，字原仲，世稱籍溪先生，崇安人，生於宋哲宗元祐元年（西元 1086 年），卒於紹興三十二年（西元 1162 年），年七十七歲。他乃是胡安國從父兄之子，早年曾師事於胡安國門下，朱熹於〈籍溪先生胡公行狀〉中云：

先生生而沉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文定公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白水劉君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日揖諸生，歸隱于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文定公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眾，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添差建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為己之學。……先生所與同志唯白水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沖先生而與之遊，更相切磨，以就其學。而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既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嘗得供灑掃之役，而其事先生為最久。²³

從這段話可知：1、胡憲曾學於胡安國和譙天授；2、他基本上也是過著一種近似隱者的生活；3、他與劉子翬、劉勉之、朱松均為好友；4、朱熹師事之為最久。雖說胡憲是一位有「隱君子之操」的人，人生大部份時間是在鄉野耕讀教學中渡過，但是他與前面二位先生相較，則是更貼近儒家「入世經世」的本懷。胡憲曾

22 劉子翬卒於高宗紹興十七年（西元 1147 年），朱熹年十八。

23 《朱熹集》《文集》、〈籍溪先生胡公行狀〉、卷 97、頁 4968-4971。

任：1、建州州學教授七年，後奉祠歸居；2、曾於紹興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西元 1153-1154 年），除福州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3、紹興三十年（西元 1160 年）入朝為秘書省正字，一生出仕過三次，而就在第三次出仕時，引發朱熹對他受官的行誼的質疑，朱熹於〈送籍溪胡丈赴館供職二首〉之詩云：

祖餞衣冠滿到周，此行誰與話端由。心知不作功名計，祇為蒼生未敢休。

執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悲鶴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
24

又〈寄籍溪胡丈及劉恭父二首〉云：

先生上去芸香閣，閣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
25

前二首詩是朱熹送胡憲入朝為秘書省正字時所作，彼時秦檜雖死，但高宗仍不放棄議和的決策，已屆七十四歲之高齡的胡憲，對朝廷的徵聘，一辭即受，此舉引起朱熹及反對和議之士的疑惑與不解，朱熹云：

及檜死，群賢稍復進用，白以先生為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人謂先生必不復起，而先生一辭即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月，又默默無一言，人益以為怪。²⁶

朱熹雖認為胡憲此行是「心知不作功名計，祇為蒼生未敢休。」但是卻令諸君子「猿悲鶴怨」，咸感疑惑，朱熹認為其師之赴任，最終的結果也不過是不得其志

24 《朱熹集》《文集》、卷 2、頁 83。

25 《朱熹集》《文集》、卷 2、頁 84。

26 《朱熹集》《文集》、〈籍溪先生胡公行狀〉、卷 97、頁 4969-4970。

的「袖手歸」而已。對比於胡憲的「上去芸香閣」，與劉恭父除監察御史，²⁷新戴高官之帽來說，朱熹寧願高臥空谷，閑看風月，萬古以來的青山，還是如此的青翠蒼鬱。而能如萬古青山般的崇高操持，方是君子所當儀型的典範。言下之意，朱熹認為其師胡憲此行實有不當之處，朱熹此詩，可謂愛人以方。

但是胡憲的行止，後來便獲得理解。因為彼時朝中宿將張浚、劉錡均遭讒言毀謗而被貶黜，朝中卻無一人敢言。胡憲慷慨上奏朝廷，請高宗復用張、劉二位將軍。胡憲上疏之後，即刻自請回鄉。高宗讀其文而深受感動，賜胡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說者益眾，以故二公卒召用。」²⁸這是胡憲引發輿論的力量，迫使高宗接納臣民之意的漂亮表現。對於胡憲內心的想法與作法，朱熹和其他諸生，至此才明白。胡宏（西元 1106-1161 年）在讀罷朱熹的〈寄籍溪胡丈及劉恭父二首〉之後，曾續詩曰：

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並曾對張栻曰：

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為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²⁹

胡宏的詩與評議，是胡宏過世四年之後，朱熹拜訪張栻，張栻輾轉告之的。朱熹

27 劉珙，字恭父，劉子羽之子（西元 1122-1178 年），紹興三十年（西元 1160 年）自秘書丞除察官。見《朱熹集》《文集·跋胡武峰詩》下朱熹之小注、卷 81、頁 4163。又，新任察官，稱閣老。

28 《朱熹集》《文集》、卷 97、頁 4970。

29 詩文並見《朱熹集》《文集》、〈跋胡五峰詩〉、卷 81、頁 4613-4614。其實胡宏所作的詩共有三首，題為〈絕句三首〉，題下並有小注曰：「朱元晦寄詩劉貢父，有風籍溪先生之意，其詞甚妙而意為員，因作三絕。」其一曰：「雲出青山得自由，西郊未解如薰憂。欲識青山最青處，雲物萬古生無休。」其二為朱熹所引之詩。其三為：「天生風月散人間，人間不只山中好。若也清明滿懷抱，到處氛埃任除掃。」詩見《胡宏集》、頁 77、北京中華書局書版、1987 年 6 月。

將此事之本末書之於簡冊，並言曰：「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³⁰胡宏的用心是為點撥朱熹要知體為用，守道講學是一種價值，是體，即「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這話的含意。但是胡憲為國出仕，轉體為用，並非不當，陳榮捷先生謂：

朱子以當時為非行道之時，而籍溪年老，應守道講學。即五峰之所謂體。但五峰以籍溪之出為用，未為不是。況雲雨乾坤，可使青山更青耶？五峰並非為籍溪解嘲，只謂與朱子觀點不同而已。³¹

故胡宏之語主要是希望朱熹能明瞭，能因時制宜，守體行用，也是一種重要的價值，非如朱熹緊守「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的價值才是價值。如是，胡宏與胡憲其實是更能領會與體現儒家用世的精神。胡憲於建州州學任教時，所強調的也是《論語》中的「古人為己之學」，彼時諸生「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於先生所以修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然尊信悅服。」³²胡憲之退隱，之出仕，是秉其良知良能而為，而非苟於利也，並以身教來印證他的講學。他雖有「隱君子之操」，但又能實實在在表現出一位儒者的風範，這種進退得宜的行止，無疑給朱熹帶來相當大的影響，朱熹乞祠講學數十年中，也曾幾度為民為國而出仕，為一儒者所當為，秉承師風之義而為之，可謂善學者矣。朱熹對胡憲最後的評價表達在〈挽籍溪胡先生三首〉的詩歌當中：

夫子生名世，窮居幾幾年？聖門雖力造，美質自天全。
樂道初辭幣，憂時晚奏篇。行藏今已矣，心跡故超然。

澹泊忘懷久，渾淪玩意深。簞瓢無改樂，山水自知音。
冊府遺編在，丘原宰樹陰。門人封馬鬣，寒日共沾襟。

先友多淪謝，唯公尚典刑。向來深繾綣，猶足慰飄零。

30 《朱熹集》《文集》〈跋胡五峰詩〉、卷 81、頁 4614。

31 陳榮捷《朱子新探索》〈贈胡籍溪詩〉、頁 667、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 4 月。

32 《朱熹集》《文集》、卷 97、頁 4969。

喬木摧霜幹，長空沒曉星。傷心遽如許，孤露轉玲孌。³³

「樂道初辭幣」，指於故山樂道講學，乞祠歸隱之時；「憂時晚奏篇」，言晚年出任任秘書省正字一事；「行藏今已矣，心跡故超然」，是誦美胡憲能以超然之心用捨行藏；故在「先友多淪謝」，朱松、劉子翬、劉勉之等人均早逝之後，「唯公尚典刑」，胡憲尚足以支立一個典型於天地之間。紹興三十二年（西元 1162 年），七十七歲的胡憲，也如長空中的曉星，隱沒於人間矣。

三、李侗對朱熹的轉化與影響

朱熹自小即是一位求知性很強的生命，又有嚴父及數位恩師的教導：父親朱松時為他說「古今成敗興亡大致」³⁴與《論語》³⁵等；劉子翬受予他「不遠復」三字符；³⁶劉勉之時時為子姪與朱熹等論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³⁷胡憲則告以「古人為己之學」；³⁸但是除了胡憲先生年命較為久長之外，其餘幾位先生均在他十四歲至二十歲裡相繼過世，由於彼時的年紀過輕，可能尚無法向父、師扣問關乎生命真正的深刻問題，進而省思以獲得思想、心性上的解悟與開通；再者，他對幾位師長所曾教誨者，亦不甚通透，這對求知欲極強的朱熹而言，自是一大煩悶，冀待解決，因此朱熹轉思請益於李侗，其言：

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指李侗），始知所向之大方。³⁹

33 《朱熹集》《文集》、卷 2、頁 102-103

34 參閱《朱熹集》《續集》〈跋韋齋書昆陽賦〉、卷 8、頁 5291。

35 《朱熹集》《文集》〈論語要義目錄序〉云：「熹年十三、四時，受其（指二程先生）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卷 75、頁 3924。

36 《朱熹集》《文集》〈屏山先生劉公墓表〉、卷 90、頁 4578。

37 《朱熹集》《文集》〈聘士劉公先生墓表〉、卷 90、頁 4615。

38 《朱熹集》《文集》〈籍溪先生胡公行狀〉、卷 97、頁 4969。

39 《朱熹集》《文集》〈答江元適書〉、卷 38、頁 1727。

又，《朱子語類》云：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胡文定安國），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⁴⁰

這兩段記載說明三個要點：1、他雖承教於朱松、劉子翬、胡憲等人，卻「未有所得」，或「未得其處」；2、他曾「出入釋老者十餘年」；3、自他親近李侗後，「始知所向之大方」。可見先前學之於父、師與釋老者，均不能在思想及心性上打開他的茅塞困頓，而李侗的指點，卻為他闢開一條活路。

李侗，字愿中，生於宋哲宗元祐八年（西元 1093 年），卒於宋孝宗隆興元年（西元 1163 年），世稱延平先生，曾從學於二程再傳弟子羅從彥（西元 1072-1135 年）。其生平，朱熹於〈延平先生李公行狀〉中說：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既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熹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啟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⁴¹

40 《朱子語類》〈自論為學工夫〉、卷 104、頁 2619、文津出版社、1986 年 12 月。

41 《朱熹集》《文集》〈延平先生李公行狀〉、卷 97、頁 4984-4988。

王懋竑《朱子年譜》中亦云：

初楊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眾。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諱侗，字愿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為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天啟嘗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為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特往見之。⁴²

則朱熹之所以會往學於李侗，其遠因乃是因李侗與朱松曾為同門友，均從學於羅從彥。羅為二程重要門人楊時之得意弟子，而李侗又得羅從彥血脈衣鉢，故而，朱熹欲解消其思想、人生上之障蔽，勢必須有一位實修實得之師以擘開其迷障，當時同居於福建，有著地利之便的李侗，實為朱熹擇師的第一人選；再者，李侗時為朱松所讚賞，鄧迪言其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的話，即是由朱松轉述予朱熹得知，朱熹自小必然對李侗欽仰不已，因此，在困而欲求明道的內心驅策之下，往而向李侗問學。

據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載，朱熹問學於李侗共六次。⁴³二人初會於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朱熹二十四歲時。彼時朱熹是在赴同安任職的途中，往見居於延平的李侗。李侗與朱熹第一次對晤之後，即對朱熹早年所學提出批評，其云：

某舊時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⁴⁴

又，

42 王懋竑《朱子年譜》、卷1上、頁8、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8月。

43 一般書論皆言四次，王懋竑《朱子年譜》載為五次，但就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所言，則有六次。第五次會於隆興元年（西元1163年）六月，最後一次在八月，是朱熹至行在謁見孝宗之前，問李侗當所宜言。見《朱熹年譜長編》頁296、297、302、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

44 《朱子語類》、卷101、頁2568。

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卻倒疑李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⁴⁵

年輕氣盛，又兼博學多聞的朱熹，與李侗辯論之後，卻被李侗下一個棒喝：「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朱熹早年時學得駁雜，⁴⁶而又好佛老，⁴⁷與李侗對話中，少不得有許多談玄論空之理。但是李侗以儒家樸實之理直破其弊，言「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不過，自視甚高的朱熹，初聞時頗不以為然，故有「某卻倒疑李生理會此未得。」的懷疑。

但是李侗體道真灼的教誨，在朱熹赴同安任職之後，反復思及，而逐漸產生了影響。至於李侗對後學教誨的內容為何，朱熹在〈延平先生李公行狀〉中有扼要的說明：

先生……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見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

45 《朱子語類》、卷 104、頁 2620。

46 朱熹云：「一日忽思之曰：『我只是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朱子語類》、卷 104、頁 2620。

47 朱熹自云：「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朱子語類》、卷 104、頁 2620。

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⁴⁸

牟宗三先生再將這段話歸納為四個要點：

- 1、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 2、灑然自得，冰解凍釋。
- 3、即身以求，不事講解。
- 4、理一分殊，始終條理。⁴⁹

這四點為李侗思想的主要核心。然朱熹在初聞李侗的批判時，雖疑而不信，但是李侗畢竟是位體道的實證者，他「辨析精微，毫釐畢察」，故朱熹到同安述職之後，他反覆思量李侗的言論，咀嚼那些閃現靈光的智慧，雖未能立即翻然改轍，但是李侗的理論卻慢慢在滲透他原有的思想版面。朱熹曾云：

李先生為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⁵⁰

「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這是朱熹由雜歸儒的重要告白。劉述先先生更檢視朱熹的詩歌，發現朱熹之詩，自始見李侗與之論學，經過同安任職四年之後，在詩歌的內容，風格與數量上，都有明顯的變化，由詩可窺知朱熹在思想上是從駁雜，喜好佛老，而逐漸轉向儒學的軌跡，劉述先先生云：

從朱子初到同安所作的詩所透露的情調看來，他內心的轉變的過程是緩慢的，並不是一下子就轉變過來的。他最初以吏事為形役，嚮往佛道高蹈避

48 《朱熹集》《文集》〈延平先生李公行狀〉、卷 97、頁 4985-4987。

49 《心體與性體》第三冊、頁 4、正中書局、1995 年 12 月。

50 《朱子語類》、卷 104、頁 2620。

世的情調。但到次年甲戌，詩吟特少，乙亥亦如此。可見在這兩年間，朱子且將聖人書來讀，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逐漸歸嚮儒學。⁵¹

申美子於〈朱子詩中的思想研究〉一書中，對劉述先先生的論點有更詳細的補述：

這一年（指甲戌年）和下年乙亥之間，其所作詩量顯然減少。二十五歲時的詩，從「柚花甲戌」到「涉澗水作」共十三題十三首；二十六歲時，從「試院即事乙亥」到「祠事齋居聽雨呈劉子晉」共五題十五首而已。在這兩年其所作詩文減少的原因，大約如朱子謂且將聖人書來讀，覺得漸漸有味，逐漸歸向儒學，釋老的情調越來越減少，故詩吟特少。⁵²

劉述先先生且列舉數首詩歌來證明，朱熹見李侗之前，於釋老的研究，與詩歌的創作多所致意，但會見李侗之後，詩作雖然仍夾有對釋道的些許嚮往，但是詩作的數量確實已經明顯減少。⁵³他更比較朱熹在壬申年（西元 1152 年）二十三歲時所作之〈月夜述懷〉與丙子秋（西元 1157 年）二十七歲時所作之〈教思堂作示諸同志〉二詩在親向儒釋思想上的差異，〈月夜述懷〉云：

皓月出林表，照此秋床單。幽人起晤歎，桂香發窗間。
高梧滴露鳴，散髮天風寒。抗志絕塵紛，何不棲空山！⁵⁴

〈教思堂作示諸同志〉則曰：

吏局了無事，橫舍終日閑。庭樹秋風至，涼氣滿窗間。
高閣富文史，諸生時往還。縱談忽忘倦，時觀非云慳。
詠歸同與點，坐忘庶晞顏。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⁵⁵

51 《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頁 35、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 8 月。

52 申美子《朱子詩中的思想研究》、頁 120-121、1988 年 1 月。

53 參閱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第一章、頁 12-27、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 8 月。

54 《朱熹集》《文集》、卷 1、頁 26-27。

〈月夜述懷〉所言是「抗志絕塵紛，何不棲空山」，嚮往佛道高蹈避世的思想，溢於言表。但是〈教思堂作示諸同志〉則言「縱談忽忘倦，時觀非云慳。詠歸同與點，坐忘庶晞顏」，這時曾點、顏回已成為他內心所欲內化的人格型範，「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這與「抗志絕塵紛，何不棲空山」的態度，不啻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此處，他不再有以吏事為形役的煩苦，代之而起的是做為一個儒者能夠擔待世間責任的情懷，這無疑是深受李侗的影響，朱熹云：

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遵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指李侗）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⁵⁶

朱熹明白自述道，他是由於李侗的教誨，才暫置釋氏之說，而轉向於儒學。而朱熹《文集》卷一、卷二的詩歌，正可提供朱熹早年思想轉變的印證。這部份的論證，可以參閱申美子〈朱子詩中的思想研究〉一書，與劉述先的〈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第一章。

朱熹第二次拜見李侗，是在高宗紹興二十八年（西元 1158 年），二十九歲時，王懋竑《朱子年譜》云：「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歲，春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⁵⁷又，趙師夏〈跋延平答問〉中云：

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為龐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為何為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

55 《朱熹集》《文集》、卷 2、頁 65。

56 《朱熹集》《文集》、〈答汪尚書〉、卷 30、頁 1265-1266。

57 《朱子年譜》、卷 1 上、頁 13。

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⁵⁸

從朱熹自同安罷歸，即訪李侗問學，並為李侗編錄《延平答問》一書看來，朱熹此番前來，在治學一事上，已決心投向儒學。其內心應有一個期望，藉由整理編輯李侗的答問錄，能更明白李侗思想的底蘊。

此外，〈題西林院壁二首〉也記錄了朱熹此時學習的感懷：

觸目風光不易裁，此間何似舞雩臺。病軀若得長無事，春服成時歲一來。

巾履翛然一鉢囊，何妨且住贊公房。卻嫌宴坐觀心處，不奈簷花抵死香。
簷前有柚花。⁵⁹

第一首寫延平風光明秀，美景難裁，亦暗指李侗默坐澄心之教，如風光無邊，不易剪裁，難以用言語將之表述出來。朱熹並把延平此地比擬為春秋時期孔子與弟子們在曲阜郊外吟詠賦志的舞雩臺，這表示朱熹在李侗處受學時，內心實得理學真傳的愉快，他更希望每年春天都能來此遊學，親炙李先生的深靚醇厚之風。第二首寫朱熹無意仕進，願住在贊公房，⁶⁰以便向李先生問學。只是李先生所言「默坐澄心，以驗天理」之教誨，朱熹雖心嚮往之，卻因工夫未到，仍受到氣味物質波——花香的干擾，難以收攝心性，至於純一之境，無法使其心性能如風吹疏竹，雁過寒潭一般，不留痕跡。這是朱熹的老實處，不作矯強浮誇之語。

二人第三次會面是在高宗紹興三十年（西元 1160 年），《朱子年譜》云：「三十年庚辰，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於延平，始受學焉。」⁶¹朱熹《文集》〈再題（西林可師達觀軒）〉之詩序，對此亦有記載：

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院惟可師之舍，以朝夕往來

58 《朱子年譜》、卷 1 上、頁 13。

59 《朱熹集》《文集》、卷 2、頁 90-91。

60 贊公是唐僧人，後以贊公指高僧，贊公房即是僧屋。見《朱熹詩詞編年箋注》、頁 181。

61 《朱子年譜》、卷 1 上、頁 15。

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⁶²

隴西先生即李侗，朱熹為求學之便，擇居於延平縣城東南之西林院，⁶³並逗留數月之久，在此年仲冬之時，朱熹有一詩曰：

〈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而有言云〉

神心洞玄鑒，好惡審薰蕕。云何反自誑，悶默還包羞？

今辰仲冬節，寤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豈彼重泉幽。

朋來自茲始，群陰邈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輟。⁶⁴

自其詩題兼具序文的解說中可明瞭，朱熹於前此之時，是絕少作詩，此年之詩，惟〈送籍溪胡丈赴館供職二首〉、〈寄籍溪及劉恭父二首〉及〈挽范直閣二首〉而已。⁶⁵此當與第二次會見李侗，深受李侗的影響，決意向儒學發展的思想轉變有關，故言「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朱熹原認為作詩與道相妨，遂決意不作詩。但是他詩人的脾性實無法斷絕，其自言：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之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⁶⁶

詩之所以作，是人性中應物斯感的一種自然欲動，如何能強制性的予以斷絕？當朱熹閱讀《大學》誠意章時，有一番深刻的領會，而觸發他寫詩的衝動，因而有

62 《朱熹集》《文集》、卷2、頁91。

63 據民國《南平縣志》卷四〈名勝〉載：「西林寺在城東南，五代梁時建。宋朱文公謁李延平受學寓此。今廢。」引自高令印《朱子事跡考》，頁11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今之南平即宋之延平。

64 《朱熹集》《文集》、卷2、頁85。

65 參閱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頁42。

66 《朱熹集》《文集》〈詩集傳序〉、卷62、頁3965。

「蓋不得已而有言」之語。其言「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輻」，是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之意，即此旋轉反向儒鄉，確立了盡棄異學，改以儒業安身立命的為學方向，這是朱熹再三訪學於李侗後的重大改變。李侗與友人羅博文書云：

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⁶⁷

則朱熹寓宿於西林院，向李侗處學習數月的成果，如李侗所言，自是非凡。李侗贊許他是「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肯定朱熹是二程門人羅從彥後之重要嫡傳弟子，他初從道謙開善禪師處學，故皆從裡面體認，專意於內在修為工夫；自會李侗後，已見儒者路脈，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矣。朱熹歷經這番切磋琢磨，砥礪向學的歲月後，於次年辛乙（紹興三十一年——西元 1161 年），創作大量體道的詩作，如：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
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
入井倉皇際，牽牛穀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
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它。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

67 《李延平集》〈與羅博文書〉、卷 1、頁 4、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年 6 月。

學海功難并，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仰思二首〉

公德明光萬世師，從容酬酢更何疑？當年不合知何事？清夜端居獨仰思。

聖賢事業理難同，僭作新題欲自攻。王事兼施吾豈敢？儻容思勉議成功。

〈困學二首〉

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廢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

困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傍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

〈復齋偶題〉

出入無時是此心，豈如雞犬易追尋？請看屏上初爻旨，便識名齋用意深。

〈示四弟〉

務學脩身要及時，競辰須念隙駒馳。清宵白日供遊蕩，愁煞堂前老古錐。
68

〈仁術〉一詩是認同孟子的達仁之術，是需從擴充四端中的惻隱之心為始。而〈聞善決江河〉是頌讚舜「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的勇於向善；並言及「學海功難并」一事，因人之欲望浩如江河，修養身心若以堵塞法防範人欲，恐只是「患益多」而已。「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言何人能教導朱熹？如孔子祖述於舜一般？此時恐唯有已屆耳順之年的李侗可以為之。⁶⁹「耳順肯同波」是說年齡與體道層次皆已達耳順之境的李侗，可否令朱熹臻至與李侗，進而與孔子、舜一樣，到達同等波流的境界？由此可以看出朱熹亟欲超越其生命的困限是極為渴盼的。〈仰思二首〉是對周公從容應對世間的人格風度，與能建立儒家聖人功業，

68 自〈仁術〉詩至〈示四弟〉詩，見《朱熹集》《文集》、卷2、頁85-87。

69 李侗生於西元1093年，朱熹第三次問學於李侗時，為西元1160年，李侗時年六十八歲，屬耳順之年。

使福澤加諸於民的任事賢能的贊佩。第一首頌美周公光明之德；第二首欲以周公為典型，勉以成功。〈復齋偶題〉與〈示四弟〉等詩，則是誠勉向學的自剖。至於〈困學二首〉，劉述先先生有如下的解說：

前一首說的是捨棄禪學，為求安心苦覓心，指的是達磨與慧可的故事。後一首說在日用處下功夫，庸言庸行乃是中庸之教。⁷⁰

這是朱熹問學於李侗之後，捐棄禪學，歸向儒學，以詩歌為體裁的又一內心的表白。而在做過勵學工夫後，朱熹更有數首關乎體道境界的詩作，這些詩作說明他內心的改變與體道的愉悅心情，詩云：

〈克己〉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曾點〉

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玩晴漪。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清風拂面吹。

〈伐木〉

伐木相將入遠山，共聽幽鳥語關關。殷勤若解當時意，此日那容不盡歡？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春日偶作〉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屨去登臨。千葩萬蕊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70 《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頁 43。

從〈克己〉到〈觀書有感〉數首詩，有一個共通的特色，就是詩中流動著一股輕快舒暢的音樂性節奏，盈溢著一片明麗活潑的光景，這輕快的節奏與明麗的光景，是來自於悟道的喜悅，並感受到與宇宙大化流行同一波流起舞的和諧，這些詩都是在第三次會見李侗之後所寫的。李侗的人格證量，必然對當時求道甚殷的朱熹起了極大的振撼，一個人的人格修為，當充養到極好的境界時，自然會散發出改變他人的力量，造成他人內心的轉化，前引鄧迪嘗謂李侗：「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絕非虛言，從《李延平集》一書所載的內容，及朱熹與之盤桓數月而後歸，所創作的詩歌內容，風格，意境來探討，均可了解這一位人師——李侗，給朱熹何等深刻的影響。〈克己〉一詩是以「寶鑑」譬喻人之「本性」，當垢盡明見之時，人性中本來之良知良能，依舊如如存在，依舊可敏知是非垢淨。〈曾點〉一詩是歌詠《論語》〈先進篇〉曾點言志時所表現出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朱熹此詩，是以曾點為學習的範式，亦作為自喻的表徵。〈伐木〉、〈春日〉、〈春日偶作〉三詩均是形容求道之殷與體道之樂的佳作：「伐木相將入遠山，共聽幽鳥語關關」，「勝日尋芳泗水濱」，「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屨去登臨」，皆含有訪道，求道之意，入遠山聽幽鳥關關之語，或勝日尋芳於泗水之畔，都是喻指為道不惜跋山涉水，四處尋訪之意。「殷勤若解當時意，此日那容不盡歡」與「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是得道、悟道後的暢快，而「千葩萬蕊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一句，表面是提問，實含有已識乾坤造化的宇宙意識。這三首詩歌，何以能作為體道之詩解？〈春日〉詩表面看來似如尋常遊春踏青之作，但是，因詩之首句即言所遊之處在泗水之濱，而「泗水」是春秋時期孔子居於魯國的講學之處。宋室南度之後，泗水已入金人版圖，朱熹何能北上至此遊賞？故詩中的泗水實別有所喻，黃珣云：

詩中「泗水」乃暗指孔門，所謂「尋芳」即求聖人之道。在這首詩中，晦翁諭人，仁是性之體，仁的外現就是生意，所以萬物的生意最可觀，觸處

71 自〈克己〉詩至〈觀書有感二首〉詩，見《朱熹集》《文集》、卷2、頁88-90。

皆有生意，正如萬紫千紅，處處皆春。⁷²

依照黃珮先生的解釋，則〈春日〉等詩可做為朱熹受學於李侗之後，潛心於儒學，並有所體道的又一明證。致於〈觀書有感二首〉，歷來即是各家評選朱熹詩作的代表作品，「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這景象一開始，即有「俯仰自得，遊心太玄」⁷³之妙，一方水塘如鏡子般的澄澈明淨，反映出天光雲影的流動變化，這兩句詩所選取的形象本身，即予人以美感的意境的昇華。「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水塘之所以清晶如許，乃是有汨流不止的「源頭」為它提供「活水」。這兩句詩，其實是發議論，講道理，但是朱熹卻能在這首詩中寓含道理於生動的形象之中，並未造成嚴羽所謂「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⁷⁴的毛病，這是一首極為成功的理趣詩。第二首「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是說蒙衝（古代戰船名）巨艦，因大雨使江邊的春水豐沛而能自在地浮動航行，過去枉費力氣推移，實不如大江作為助力得宜。這首詩明白自喻過去枉費許多力氣學習，今日會解道理，乃是實作工夫之後，如船得大水行進時的輕快自在。朱熹經由李侗的教導，自家心性為之省悟後，而有一番清明的暢快。

朱熹第四次拜見李侗是在紹興三十二年（西元 1162 年），朱熹三十三歲時，王懋竑云：「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春，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延平。」⁷⁵《文集》〈再題（西林可師達觀軒）〉詩序亦云：「壬午春，復拜先生於建安，而從以來，又舍于此者幾月。」⁷⁶朱熹這次迎謁李侗於建安，並與之俱歸於延平，又在延平盤桓數月之久，有〈再題〉一詩為證，其云：

72 引自《宋詩大觀·名家鑒賞》，頁 1117，上海辭書出版社。

73 嵇康《嵇中散集》〈贈秀才入軍十九首〉之十四云：「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見《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明·張溥輯、文津出版社、1979 年 8 月。

74 嚴羽《滄浪詩話》〈詩辯〉、頁 2、世界書局、1984 年 4 月。

75 《朱子年譜》、卷 1 上、頁 17。

76 《朱熹集》《文集》卷 2、頁 91。王懋竑《朱子年譜》注云：「李先生次子信甫，時為建安主簿。」故李侗彼時在建安。卷 1 上、頁 17。

古寺重來感慨深，小軒仍是舊窺臨。向來妙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

77

從題目與韻腳來看，這一首是步〈題西林可師達觀軒〉的舊韻與內容而作，〈題西林可師達觀軒〉詩云：

窈窕雲房深復深，層軒俄此快登臨。卷簾一目遙山碧，底是高人達觀心？

78

〈題西林可師達觀軒〉應作於庚辰冬（西元 1160 年），朱熹第三次拜訪李侗之時。此番舊地重遊，再題西林可師達觀軒，故有不勝唏噓之歎，在〈再題〉一詩之下，朱熹作有長注，令後人可以更加明白當時朱熹從學於李侗的情形：

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院惟可師之舍，以朝夕往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可師始嘗為一室於其居之左，軒其東南以徙倚瞻眺。而今鉛山尉李兄端父名之曰「達觀軒」，……予嘗戲為之詩，以示可師，……異時復至，又將假館于此，仰視屋壁，因舊題以尋歲月，而惕然乎其終未有聞也。然則是詩之不沒，亦予所以自勵者。⁷⁹

對此二詩，錢穆先生解曰：

讀此，知前詩應在庚辰之冬，當時未加存錄，至是重來，乃見而並存之也。謂戲為之詩者，蓋朱子自庚辰冬見延平以來，於心學工夫上既已大有邁進，至是乃於心之為心，有其一番新認識。卷簾一目遙山碧，眺瞻所及，莫非吾心。心無內外，捨卻當前，又於何處求之，以得此心之達觀。若必宴坐觀心，則無乃其猶有未達者在。朱子此詩，蓋有所譏，故曰戲之也。……其再題又曰：小軒仍是舊窺臨，此乃自謂其見解識趣之先後無變也。故又

77 《朱熹集》《文集》、卷 2、頁 92。

78 《朱熹集》《文集》、卷 2、頁 91。

79 《朱熹集》《文集》、卷 2、頁 91-92。

曰向來妙處今遺恨，此乃朱子故作狡詭之謙辭。卷簾一目遙山碧，底是高人達觀心，在當時如此想，自謂妙處。自是三年，依然一番舊見解，更無寸進。是向來妙處，今成遺恨也。萬古長空一片心，此乃是朱子自信語。遙山一碧，歷時三載。今日捲簾所窺臨者，仍是此心。歲月逝矣，心則常然。⁸⁰

錢先生從全然肯定的角度來解讀這兩首詩，但是從「歲月逝矣，而予心之所至者未尺寸進焉，為之三歎自廢」，「因舊題以尋歲月，而惕然乎其終未有聞也。然則詩之不沒，亦予所以自勵者。」諸語看來，朱熹從李侗處學得聖學入門真傳，選擇棄佛歸儒之路，得以了悟義理，此乃是短暫的光景，李侗實學真正的踏底處，朱熹並未相應的得到承傳，而內化成為其思想的慧性血脈。朱熹與李侗在義理上的差異，牟宗三先生有深刻的剖析，其云：

朱子辨解趣味重，而延平卻直言存養也。此猶是明道「存久自明」之風範。而朱子後來之發展，卻常不守此風範，直就本心性體上加存養之工夫，卻重點落在致知格物上。此見朱子于體上之悟解及工夫自始即有缺陷，未曾遵順延平之指點而前進也。其興趣卻在順伊川之分解綱領而前進。彼後來固亦言涵養，但其中和新說成立後之先涵養後察識中之涵養卻是空頭的涵養，小學的工夫，非其師延平之直就孟子之本心、中庸之中體大本而加以持守涵養也。延平之持守與存養固函有一種超越的體證與肯認在內，此即是一種對於本心與中體之超越的致察。朱子後來力主先涵養後察識，力反胡五峰一系之先察識後涵養，非是守其師說之意也，亦非是根據延平以反胡也。⁸¹

由於朱熹生命本質傾向於分解性的性格，而未能真切參透李侗內聖之學之規範，轉而走向下學而上達，於日用處理會道理，強調致知格物之學，從讀書的切實詳細處用功，形成認知傾向的工夫，而非具體的體驗道體的內證工夫，這是未能盡

80 《朱子新學案》第三冊、頁 33-34、三民書局、1989 年 11 月。

81 《心體與性體》第三冊、頁 11。

其師李侗之意，而是認同程頤「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⁸²之路。但是朱熹翻然從雜學各家，愛好佛學，轉而歸向儒學，卻是李侗為之確立的道路，他接受李侗的教誨，而終於在他理性的意識型態上選擇做為一個儒者。而且朱熹於孝宗隆興元年（西元 1163 年）至行在進謁孝宗前，還特地二次迎見李侗，問所宜言，朱熹〈延平李先生文〉云：「安車暑行，過我衡門。反旆相遭，涼秋已分。西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復教詔。」⁸³東景南於《朱熹年譜長編》將「安車暑行，過我衡門。」一句，定二人見於六月，其云：「六月……李侗過武夷來見，討論奏事所言。」而「反旆相遭，涼秋已分」一句，定於八月，其云「八月……李侗自鉛山歸建安，經武夷再來見，仍討論奏事所言」⁸⁴王懋竑《朱子年譜》則將此二次見面統以言之，曰：

先生將趨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以為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先生用其說以對。
85

由是可知，朱熹不只是向李侗問學，亦與之討論國是，李侗的學行，李侗對政事的見解，皆深為朱熹所重視。李侗雖一生未仕，但卻曾透過朱熹間接傳達他對政治的理念。

李侗卒於癸未年（西元 1163 年）十月十五日，朱熹彼時身在行在。十一月歸。次年甲申（西元 1164 年）正月，往延平，哭李先生，有〈挽延平李先生三首〉，詩云：

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眩俗，夫子獨名家。
本本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煙霞！

82 《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四、卷 18、頁 118、里仁書局、1982 年 3 月。

83 《朱熹集》《文集》、卷 87、頁 4463。

84 見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 296、300、302。

85 《朱子年譜》、卷 1 上、頁 20。

聞道無餘事，窮居不計年。簞瓢渾謾與，風月自悠然。
灑落濂溪句，從容洛社篇。平生行樂地，今日但新阡。

岐路方南北，師門數仞高。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
斬板今來此，懷經痛所遭。有疑無與析，揮淚首頻搔。⁸⁶

第一首詠李侗實得二程洛學之真傳；第二首誦其窮居樂道，澹泊明志的生活與人品；第三首寫師門甚高，難竟其奧，一旦恩師謝世，則無有析義之人矣，表達出朱熹臨喪時深切的傷痛之情。又〈用西林舊韻二首〉也傳達出同樣的哀慟：

一自籃輿去不回，故山空鎖舊池臺。傷心觸目經行處，幾度親陪杖屨來。

上疏歸來空皂囊，未妨隨意宿僧房。舊題歲月那堪數？慚愧平生一瓣香。⁸⁷

第一首云，此次重遊西林院舊地，已然是物是人非，再也無法親陪李先生來此遊興。「籃輿」是竹籃編的簡易轎子，東晉陶淵明病足，往來以籃輿代步，白居易〈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韻〉詩有「范蠡有扁舟，陶潛有籃輿」。⁸⁸這裡以「籃輿」代指隱居高士李侗，「一自籃輿去不回」，意謂李先生已永離人間，徒留朱熹對他無限的緬懷。第二首說朱熹上疏歸來，卻與恩師緣慳一面，當時封裝機密奏的章皂囊，也已然空矣。朱熹暫住僧房，見昔日的舊墨題痕，不禁有不堪回首的唏噓。最後一句，「慚愧平生一瓣香」是蘊含朱熹認為自己空有求道之心，卻未能深入聖學之三昧，徒令恩師謬愛，聖學道統之一瓣馨香，在己身上若存若亡而已！這數首詩歌，讓人體會到，朱熹不只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理學家，其實，他還是一位感情豐富而又才華橫溢的詩人。

86 《朱熹集》《文集》、卷2、頁121-122。

87 《朱熹集》《文集》、卷2、頁122。

88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22、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19、別集類第1080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四、結語

灑然自得的聖人氣象，是朱熹孺慕追摩的典型，如何得使生命能無制於外，使心與理為一，庶幾遇事廓然，灑然融釋，是朱熹從學於劉子翬、劉勉之、胡憲，以及李侗四位先生的過程中，希冀己身可以達至的生命的境界。

朱熹的生命原是豐富而駁雜，但是朱熹的父親朱松，卻是以教育朱熹成為一個儒者在實踐他的教育方針，故而在他逝世之前，命朱熹稟學於武夷之劉子翬、劉勉之與胡憲三位先生，使朱熹本質上原具有浪漫的性格（此由朱熹喜好作詩一端即可看出），在幼年已始的調矯改變之下，發出對儒學精神的嚮慕，從而令朱熹的性格可以規範在聖學的形式之內。

而朱熹的恩師李侗，也是教育朱熹成為一個儒者以期勉之，李侗對朱熹的一生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 1、朱熹接受李侗教導他學問的路數以後，即放棄雜學各家，而確定以發展儒學之聖業做為其一生之職志。
- 2、李侗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的人格證量，在朱熹與之往來的受教過程中，直接感召了他，這種融釋灑落的人格風度，就是道在人身上的直接呈現，此一語默言笑的身教，實非經典文字所能完全觸及。李侗「親身」的教導，使朱熹尚屬渾沌的生命，產生對道體跳躍式的領悟，進而使其生命有趨近於圓成之境的可能，以及有機會得到體觸到道體的些許經驗，此從他受教於李侗之後，創作大量的體道詩，可以獲得印證。李侗對朱熹的影響，可謂至深且鉅矣。

朱熹一生輝煌的成就，實是不能不追溯於劉子翬、劉勉之、胡憲與李侗幾位先生的授學教導，儒家聖業的承傳，在萬古的長空中得以明耀天際，正是因儒者代代的薪火迸發而出的光芒，使其璀璨，使其不朽。

主要參考書目

- 《二程集》，〔宋〕程顥、程頤著，臺北：里仁書局，1982
- 《心體與性體》第三冊，牟宗三著，臺北：正中書局，1995
- 《朱子大全》，〔宋〕朱熹著，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5
- 《朱子年譜》，〔清〕王懋竑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 《朱子事跡考》，高令印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劉述先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
- 《朱子新探索》，陳榮捷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 《朱子新學案》第三冊，錢穆著，臺北：三民書局，1989
- 《朱子詩中的思想研究》，申美子著，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 《朱子語類》，〔宋〕朱熹著，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 《朱熹年譜長編》，束景南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 《朱熹集》，〔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 《朱熹詩詞編年箋注》，〔宋〕朱熹著，郭齊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
- 《李延平集》，〔宋〕李侗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 《屏山集》，〔宋〕劉子翬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1983
- 《滄浪詩話》，〔宋〕嚴羽著，臺北：世界書局，1984
- 《論語正義》，〔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82
- 《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82

Spirit in Tradition——The Relationship of Chu Shi and His Masters in View of His Poetry and Prose Works

Lin, Jia-Rong*

[Abstract]

The achievements of Chu Shi's life-work and the orientation of his thoughts we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his masters. In his early years, Chu Shi had learned from Liu Dzi Huey, Liu Mien Zhi and Hu Hsien. It was the early influences of these three teachers and his father that shaped the Confucian spiritual urge of the young Chu Shi.

But it was Li Tong who wa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consolidating Chu Shi's choosing Confucian spiritual tradition instead of others as his spiritual vocation.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utilizes more of his poems and prose to illustrate and substant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masters and himself. Poems and prose are more personal and intimate than official articles and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as genres, thus they are of higher hermeneutical values to reveal the in-depth personality of Chu Shi.

Keywords : Chu Shi's Poetry and Prose, Liu Dzi Huey, Liu Mien Zhi, Hu Hsien, Li Tong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